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丹 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見錄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

四十三人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戶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水空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寶通禪師 清淨禪師

海陵大辨禪師 衡州道流和尚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

常州義興和尚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

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楊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桺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郢州涇原山光密禪師  
華山菱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二

宣州落霞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

綠會語句如  
思禪師章敘

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一  
見錄

潮州大願和尚法嗣二人

一  
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暮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

懷姪不喜董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  
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釀  
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  
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  
爲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  
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  
綠會語句如  
思禪師章敘  
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  
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  
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  
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  
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  
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  
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  
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  
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榦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榦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榦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骨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

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感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叅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從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 行思禪師第二世

南嶽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

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

丹四  
五

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磬殫其跡後至于荊州當陽柴紫山五百羅漢翔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昇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賸賤皆座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

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  
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戶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  
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  
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  
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  
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  
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  
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  
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馬大  
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  
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  
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  
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

廿四

六

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鍤鏹刻草獨師以  
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  
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  
江西再謁馬師未叅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  
頸而坐時大眾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  
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  
馬云石頭路滑還蹠倒汝麼師曰若蹠倒即  
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徃餘  
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  
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  
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  
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  
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  
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

覩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升四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覩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

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趣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蹻蹻

處僧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貞師子兒一  
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  
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閻黎喫  
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  
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  
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某  
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四  
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  
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  
十六門人斷石爲塔勅謚智通禪師塔號妙  
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  
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十七遊南  
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徃虔州龔公山謁大寂  
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  
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

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  
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舍  
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舍靈却有佛性曰  
慧朗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  
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  
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  
機大約如此時謂大丹四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  
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  
參師乃召曰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  
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  
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  
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

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  
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間曰汝在這  
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  
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  
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敢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  
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  
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  
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一曰師看經次柏  
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  
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  
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  
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掣掣百醜千拙且

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  
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瘦瘦羸羸且  
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  
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  
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  
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  
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  
華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  
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  
對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  
汝曰不會丹四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  
至寶師曰莫詭曲曰不詭曲時如何師曰傾  
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  
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

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却門

院主逐後曰和尚許其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底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大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敲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

母

十一

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自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固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鈔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鉢曰若有人即却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鉢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還

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同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師問僧見說汝解筭虛實曰不敢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師問僧見說汝解筭虛舉問洞山汝作摩生而洞山云請和尚生日自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乎待持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到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爲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升四十三

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翹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翹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大守翹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翹拱手謝之間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翹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餅翹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餅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翹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翹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

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  
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

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

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翹再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

有時直上孤峯頂 月下披雲笑一聲

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  
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  
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八室弟子冲虛建  
塔于院東隅勅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

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  
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  
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  
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  
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  
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麼僧曰和尚過在什  
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  
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  
佛法麼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  
禍生師云作麼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  
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

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  
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  
是什麼椀躉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  
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叅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石頭喝出經旬廿四

一

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

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

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

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叅禪僧石頭

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

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

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

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

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廿四

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瘡者依前瘡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  
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  
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  
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  
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

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若無眼爲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是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  
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  
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  
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  
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

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  
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  
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  
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  
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

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  
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  
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

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  
來吾爲汝受<sub>丹四</sub>汝和<sub>十六</sub>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

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  
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  
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

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僧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翬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翬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什麼處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簾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却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

廿四

十七

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捺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閻黎舉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真呈師師曰此若是  
我更呈阿誰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  
汝却收取這箇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外  
強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  
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叅達師三市敲禪牀曰  
不見主人翁終不下叅衆師曰什麼處情識  
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落  
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  
話處僧曰且叅衆去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  
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

丹四

十八

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  
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鳥兒白似  
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  
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  
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  
爲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  
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  
來爲什麼不祇對和尚曰汝却去問取和  
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  
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  
棒打殺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  
龍蛇  
書贊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  
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  
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  
麼道還有也未  
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  
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

說了也師卧次桺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桺  
云卧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桺云爭奈蓋覆  
師云莫亂道師見桺樹坐次師云作什麼桺  
云和南師云隔閻來多少時桺云恰是乃拂  
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丹四師云有用  
十九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  
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爲  
山問雲巖苦提以何爲座雲巖曰以無爲爲  
座雲巖却問鴻山鴻山曰以諸法空爲座鴻  
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  
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鴻山問師  
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  
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  
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  
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

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  
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  
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  
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  
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  
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  
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  
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箇是火僧曰  
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  
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  
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  
一腰襪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  
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襪師見雲  
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  
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

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去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師下山到五峯。五峯間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

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僧行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聞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修一大師塔。曰寶相。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叅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閩國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汝。

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鴻山。鴻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鴻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

識霜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然。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廿四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鴻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鴻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鴻山低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  
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

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什麼處  
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  
師咄之升四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二十二師曰年多

少曰年八十升四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

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升四師曰猶是兒孫在洞山云直

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來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

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升四師曰

會麼曰不會升四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

只是左之右之升四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

師曰試卜老僧看升四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唐

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

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茶毗得

丹四

二十三

丹四

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勅謚無住大師塔  
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叅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升四師曰不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升四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升四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鈞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桺樹慧省禪師洞山叅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升四洞山無對曹山云一子親得乃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貓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山云猶掛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這跛腳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

曰見說長安甚閑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見誰說云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咄這饒舌沙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可曬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靈臺嚴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到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丹四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曰閻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

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闍黎  
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  
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

丹四

三五

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  
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  
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  
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  
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  
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  
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  
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  
背長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  
長髭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

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  
見僧便堅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  
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  
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祗  
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  
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  
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  
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  
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  
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  
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  
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  
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  
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  
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

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丹四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壬六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

一夕與仰山覩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時固相隱圓時尖相在尖時亦不尖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閻黎

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已後却迴這邊求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曰文殊道閻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叅石鞞石鞞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鞞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鞞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師後叅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恁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僧曰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

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

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叅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即便憇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乃呵呵云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

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

汾	符分切	毬	即移詵所臻歲承正樞邊迷
州名		切	
房六		渠龜	忘粉切口
麗山宜切		壬汝鵠切	私閨切魯皓切西南
曾濾也		女孕也	謂之療
切		獠	魯皓切西南
庵	昌兩切屋	七亂切	切
黑滅切	壁曰廠	進火也	達切
深黑也	竹角切	足跌也	也
切	斷研也	他達切	
痺也	五巧切	跔	
也	齒齦也	切	
也	醫也	五勞	
也	扶也	勞	
也	也	迭	
也	也	徒結	
也	也	切	
也	也	督	
也	欲言也	猶	